

有没有熬夜看完的言情小说?

为了反抗母亲，他娶了母亲最讨厌的司念。

当司念得知真相，她选择离婚。

可他后悔了。

【本故事纯属虚构】

「都成了家的人了还这么不着四六的，赶紧回家去，小陆挺久没来了，有空一起回来吃饭，路上注意安全，快走！」

司念站在门外，和身侧一边一袋的腊肉香肠面面相觑。

留宿娘家计划失败。

颓然地拎着袋子踩着楼梯往下走，司念感觉脚步沉重得像灌了铅。

她是真的不想回家，如果，那真的算一个家的话。

灿景花园是 B 市数一数二的高档小区，司念住在某一栋的 36 层，是顶层，房子面积很大，带了一个极为精致的阁楼。装修风格是她很爱的北欧风，为了不显得色调过于冷硬，她又吭哧

吭哧地采购了各种暖色的元素。暖色的沙发、摇椅、各种可爱的靠垫，稀奇古怪造型的小玩意儿.....

总之，她把这个地方布置成了她理想中的样子，她所谓的幸福感全都贯穿其中。

车上了高架，时间已经是晚上十点左右，车流量仍然很多。等红灯的间隙，司念降下了点车窗，外面的冷空气沿着缝隙蜂拥而入，她不禁打了个冷颤。

往常三十分钟不到的车程，她愣是晃悠了将近五十分钟才将车开进了小区，从车上下来，拎着沉重的袋子，抬眼去看 36 层的窗户。

什么也看不清。

半个月了，她每天踩着晨光一个人出门，踏着夜色一个人回来，两层楼的屋子里只有她一个人上上下下，连个其他的活物都没有。

不如养只猫？

无聊的时候还能给它刷刷毛洗洗澡，抱在怀里撸一撸它毛茸茸的小脑袋.....

可是有人猫毛过敏，到时候又打喷嚏出红疹.....

算了，想他干什么。

带着纠结成毛线团的思绪按了密码锁，吃力地将手上的袋子放到玄关的柜子上，司念伸手去摸墙壁上的开关。

灯光亮起的刹那，她看到了不远处沙发上黑色的一团，若不是脚边的行李箱昭示着有人已经外出归来的信号，她喉咙里的那声尖叫应该会将这个点已经熟睡的邻居迅速唤醒。

陆凛姿态放松地倚靠在沙发上，一边的胳膊弯曲着遮盖着眼睛，脖颈下面是司念买来时被无比嫌弃的胡萝卜抱枕。他身上穿着的是司念之前逛街时一眼相中的灰色衬衣，领带已经被扯得松松垮垮，身上盖着他离开家时的那件黑色大衣。

一个月没见，好像瘦了点。

司念换了拖鞋，放轻脚步走过去，经过摇椅时顺手拿起搭在椅背上厚厚的法拉绒毛毯。

两个人之间隔着一个茶几，古铜色做旧的镂空设计，顶上是磨砂的玻璃桌面。记得当时陆凛一心想要寻找原木的茶几，司念却一眼看中了它，陆凛虽有些微词倒还是爽快地付了款。

那张茶几上散乱着几张布满黑色印刷字体的 A4 纸，顶上加粗加大的几个字不需要仔细辨认就能一目了然。

离婚协议书。

「回来了？」沙发上的男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睁开了眼睛，声音还带着些刚醒来的暗哑，鼻音很重，司念猜想他或许是因为

这两日急降的气温感冒了，毕竟只要遇到骤变的天气，他几乎没有一次幸免。

但此刻，显然不是聊这个时候。

陆凇掀开身上披着的衣服坐起身来，两人之间是短暂的沉默。茶几上的离婚协议书仿佛一道鸿沟横亘在他们之间，界限分明，此刻他们已经没办法绕过去。

在陆凇轻咳了两声试图说什么的时候，司念先开了口。

「既然你已经看到了，」司念舔了舔有点干裂的嘴唇，「陆凇，我们离婚吧。」

2

这段婚姻，或许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

她和陆凇结婚快满三年，冷战的时间就差不多占了一半，剩下一半是局部热战和假装恩爱。

司念的闺蜜唐雪在她结婚的时候充当了伴娘，这位常年在国外奔波的女人在得知司念要「闪婚」的消息时，立刻从欧洲闪现回国，一肚子的诸如「你们才接触多久啊就结婚真的靠谱吗」，「那个陆什么的是个什么角色啊我都没把把关」等等的忧虑在真正接触到陆凇之后全部化作了一触即破的肥皂泡。取而代之的是——

「司念啊司念，踩了什么狗屎运啊！」

的确，陆凛作为结婚对象来说，条件确实是一等一的好。

皮相好个子高，为人低调沉稳，恰到好处的绅士风度既很好地照顾到了别人又不会让人觉得轻浮，他背后还是商界有名的陆家，物质条件就更不用说了。

用唐雪的话来说就是：「人家结婚考虑房子车子，你这是直接过去当少奶奶。」

司念当时一阵恶寒：「少奶奶……一脚踏回旧社会是么？」

陆凛这样的人，什么样的姑娘找不着？怎么就偏偏是她了呢？

当时的司念以为自己或许就是唐雪形容的灰姑娘，陆凛在乱花迷眼的混乱里看到了她这朵最普通的，也算是另一种程度的独树一帜。

后来她知道，无非就是叛逆作怪。

司念家世普通，父母都是家附近中学的老师，家境尚可但也不算上富裕。司念在邻市读完大学留在了那儿工作，就职于挺出名的那家五星级酒店 L，几年轮岗和深造培训之后升任客房部经理，薪水不错，工作因为淡旺季的原因也有忙有闲，总体还算凑合。

陆凛一家都是 L 的 VIP 客户，比较常出现的是陆凛，司念偶尔会在酒店的咖啡厅和天台的餐厅见到他，身边总围绕着各种形形色色的人。

他大多数时候神情都很淡漠，公事公办的样子让司念常常会联想到自己不苟言笑的上司，偶尔也会笑得很亲和，眼角微微弯起来，这时候司念会不由自主地观察起和他在一起的人是怎样的，能让他露出如此放松与惬意的神态。

他的女伴很多。司念最初以为陆氏在 L 办的那次年会上，挽着他胳膊的红色长裙漂亮女孩是他的女朋友，谁知不久的一个晚宴上，他身边就换成了另一位香槟色抹胸裙的萌妹子，再后来是.....

热爱八卦的同事背后偷偷讨论过，陆凛是黄金单身汉，谁要是拿下他后半辈子就不愁了，要钱有钱要貌有貌。司念小心翼翼地提出了关于「女朋友」的疑问，同事不屑一顾地说，女伴而已，就像我们之间一样，纯洁的工作关系。

司念和他开始有交集是她开始接手一些与陆氏相关的对接工作的时候，大多数是和那位干练且儒雅的助理先生，偶尔会在最终需要他拍板的时候才会因为汇报产生一些对话。

直到那一次。

天台的餐厅只寥寥满了三分之一的位置，司念很容易就看到了陆凛和他对面的两位女士，其中一位她见过，是陆凛的母亲陆夫人，还有一位.....如果她没认错，应该是省台的新闻主播孟嫣然。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相亲现场。

商界精英和美女主播，搭配倒是很不错。

司念还来不及将自己八卦的小心思放过去一点，餐厅就出现了意外。距离陆凛大概几桌开外的位置上，一位女性似乎突发癫痫从餐椅上摔倒在地，不停地抽搐还伴随着口腔白色的分泌物从嘴角流出。

司念离得近，赶紧冲了过去，脑子里不停地回忆着之前医务的专业培训，并迅速安排身边的人通知酒店的医疗队伍以及拨打急救电话。

司念虽说经过专业培训，但这种情况遇到的实在不多，她努力压下快要冲到嗓子眼的心跳，口中开始碎碎念起急救步骤，先将患者放平，头转向一侧，尽量清理出口中分泌物.....

医疗小队来的很快，迅速将患者放上担架，楼下急救车已经在等待。队里负责给他们做医疗培训的陈老师经过她时似乎想拍拍司念的手臂，面对她刚才沾上了不少分泌物的状态还是适时收回了手，化为嘴上的一句夸奖：「做得不错。」

司念现在还有点喘着粗气，虚弱地笑笑说了句谢谢。

餐厅的这场骚动很快平息，司念也准备离开去更衣室处理自己的这一身狼狈。在路过陆凛那一桌的位置时，那个穿着黑色西装的男人突然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腕。

司念下意识的想法是——千万不能弄脏客人！然而还没等她有挣脱的动作，那个男人已经站起了身，将她拉到身前，手臂虚环住了她的肩膀。

「妈，介绍一下，这是司念，」

司念还有点摸不清楚状况愣神的时候，耳边男人居然低低地笑了一声。

「我们正在交往。」

3

司念预想到这句话会给她带来麻烦，果不其然。

陆夫人虽然优雅端庄，不至于用电视剧里那些不入流的手段来整她，但对她的不喜欢倒也是毫不掩饰。

之前很少出现在 L 的陆夫人，开始经常来报道，除了吃饭喝咖啡甚至还定了房间不时来住上几日，并状似无意地总是会要求司念的服务。

最初司念并没觉得有什么，一是那天晚上那位小陆总给她发了条消息，表达了歉意。话虽然没说得太明白，司念也大概清楚，无非就是拉她出来挡了个枪，搅黄自己不感兴趣的相亲。二是小陆总毕竟是甲方，怎么着还算自己的半个领导，即便拉她去堵枪眼她也并不能说啥。

权当为他解了个围，但没人告诉她还有后续的啊？

工作上的事她可以忍，可工作之外.....

那天陆夫人又下榻酒店的时候，司念正好交班，更衣室里换下制服和高跟鞋，一拐进酒店大厅就和进门的陆夫人撞了个正着，一同出现的还有上次那位孟主播。

这么直挺挺地遇上，司念只得硬着头皮上前打招呼，然后就被面前的两位用难以言喻的眼神上下打量了一遍，陆夫人清了清嗓子，眉心微蹙：「怎么穿成这样？」

司念下班约了朋友去一家新开的猫咖撸猫，预想到可能会沾上一身各色猫毛，特意挑了件就算清理不好也不会心疼的衣服，或许看起来是有一些……但……

「还有你这头发，乱七八糟，啧……」

司念的发髻盘了一天，现在感觉整个头皮都酸痛得很，披头散发才舒服一些。

司念瞟了眼不怎么愿意正眼看她的孟嫣然，嗯，整齐有型的卷发，精致的首饰和妆容，剪裁精美的裸色连衣裙，低调简约却充满设计感的细高跟。

完美，真的完美。

「陆夫人，孟小姐，我这边有点事先离开了。」司念决定不留在这儿给人添堵了，笑眯眯说着结束语：「祝您们在 L 度过愉快的时光。」

「如果不是什么着急的事，留下来一起用个晚餐吧。」陆夫人看着她，言语里并不是征询意见而是在告知：「一会儿陆凛就到。」

关我什么事啊？

话虽这么说，身体上倒很诚实地坐到了顶楼的餐厅里。

陆凛看见她的时候也有些微的诧异，然而他很快地调整好了情绪，带着似乎真的是见到另一半的笑容走了过来。

司念也自然的笑笑，心照不宣的飙起了演技。

「来啦。」司念表现的尽量自然，「过两天负责陆氏晚宴的主厨今天正好在，你之前不是想见一下吗，要不要.....」

主厨不主厨的不重要，眼下重要的是她得先跟陆凛单独通口气，比方说建议小陆总最好还是实话实说别装了，以陆夫人对她嫌弃的那个样儿，拿她做挡箭牌似乎并不能对陆夫人起到感情上的安抚反而容易火上浇油。

「好，带我见一下。」好在陆凛非常有眼色地看懂了她的暗示，从座位上站起身，单手扣上刚解开的西装纽扣，微微俯身看向对面：「我先处理一下公事。」

两人走到那个位置看不见的地方，陆凛往墙边的装饰柱上一靠，环抱双臂微抬下颌：「要说什么？」

好一副等待汇报的资本家模样。

司念简明扼要地选了些内容进行汇报，具体事情不重要，反正资本家只看结论，结论就是——您母亲特别不喜欢我。

因此建议您调整现行策略，这样我的工作也能好受些。

——司念心里暗暗地想。

「我妈她.....很讨厌你？」陆凛看上去似乎并不苦恼，神色中的情绪有些晦暗不明。

司念斟酌了一下回答：「确实我跟您之间的差距有点.....所以陆夫人她这样也是情有可原。」

「行，我知道了。」

「妈，我先承认错误。」两人稍待了片刻回了座，陆凛刚一坐下来就语出惊人：「我和司念没在交往，她不是我的女朋友，我上次撒谎了。」

司念默默地端起旁边的饮料压惊。

陆夫人和孟嫣然在对面都是一脸「我就知道」的表情，陆夫人很明显是松了一口气，然而还没等她对这件事发表什么看法，陆凛快而准的堵住了她的话。

「我还在追求当中呢，」男人的语气有且故意的轻佻，「妈你老出现在这，司念到时候害怕不答应我了，你儿子打一辈子光棍儿你负责啊？」

.....

司念的一口饮料差点卡在嗓子眼。

高，实在是高，撒起谎来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

那餐饭吃的不算愉快，中途陆夫人就以还有事为由和孟嫣然先行离开，留下两个人面面相觑，司念只能机械且麻木的往嘴里

塞餐厅米其林大厨制作的精美菜肴。

「那个……」司念想了想，还是觉得要针对这件事把话说开，
「我很感谢您为我解除了工作上的一大忧虑，但您刚才这么说的话……后面要怎么办……」

陆凜看上去是饿了，正努力地和餐盘里的牛排作斗争。闻声抬眼看向司念，腮帮那里还鼓鼓的，这一眼让司念觉得特别像唐雪那只一到饭点就装可怜的萨摩耶。

「您先吃，您先吃。」

陆凜吃完了饭，姿态优雅的拿餐巾拭了嘴角，双手交叉在身前，摆出了一副要正式交流的样子。

司念也不由得坐直了身体。

「司小姐有男朋友吗？」

「呃……没有。」

「司小姐……对不起有些冒昧。司小姐年纪多大了？」

「27……」

「司小姐对我印象如何？」

「还行吧……」怎么感觉有一闪而过的寒光……「挺好的，非常好。」

「那司小姐不如考虑下我的追求吧。」桌子上陆凛的手机震动了几下，他瞥了一眼，语速明显地加快：「以结婚为前提，并且我希望可以在明年结婚。」

???

手机不停震动的消息此刻换成了打进来的电话，陆凛眉心微蹙，伸手拿过手机，动作上已经要站起身来。

「不好意思有公事需要处理，如果可以的话，司小姐这周内给我答复可以吗？」

「陆总，我.....」

「司小姐好好考虑，再见。」

4

考虑的结果自然是答应了，不然后面也不会结婚。

司念会答应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她对陆凛，确实是动心的。但碍于两人之间不得不提的差距，她并没有特地的将这份心思作为什么执念纠结起来。但现在既然陆凛提出来，是不是说明他对自己，起码也是有好感的。

对于一段感情的培养，以至于婚姻关系的建立，司念都觉得是可行且必要的条件，所以她心动了，她也想要去试一试。

毕竟她动心的最初不是因为那些优秀的客观条件，也不是所谓的陆家唾手可得的优渥的物质生活，她清楚地知道，那个对她

产生吸引力让她欣赏的自体，是这个叫做陆凛的人，仅仅是作为一个男人的身份。

但这话说出去或许是有些可笑的，好像努力地在脸上贴着一张纸写着——「我真的不是为了钱！」

所以在婚礼筹备前的一段时间，组里玩的好的同事打趣她嫁给小陆总可算是下半辈子吃喝不愁了，她也只是应声附和：「金龟婿我当然不会放过！我也算进了上流社会了，待姐姐混好了也帮你多物色几个别的金龟！」

转过走廊就看到了过来接她去试衣服的陆凛。

司念不知道他有没有听到，她有点想解释她只是开玩笑不是他以为的那个意思，可转念一想他以为的又是什么呢？直接拉这句话出来正式解释也很唐突和奇怪，纠结再三，司念只好通过陆凛对她并无任何改变的态度安慰自己他并没有听到。

豪门媳妇，和司念想象的差不多，如坐针毡。

最初他们和陆父陆母一起住在城郊的老宅，房子很大，独栋的别墅和偌大的庭院，风景宜人。同住的除了陆凛的父母，还有军队出身看上去颇为严肃的爷爷和慈眉善目的奶奶。

司念从小就一直念寄宿制学校，和长辈们相处的时间并不多，自己也独立惯了。陆家又家大业大，有些规矩也是在所难免的，这两结合起来，就让司念觉得有些不自在起来。

司念的工作性质又比较特殊，经常需要倒班，老宅距离酒店也真的是非常远。司念就不免出现过早出过晚归的状况，虽然陆凛常常会接送她，陆母嘴上没说什么，眼神已经化作尖刀在无数个遇到司念的场合朝她嗖嗖的射过来。

司念还是胆怯，大多数时候选择自己开车或者搭公共交通。

长此以往也不是办法，某个难得的只有两个人坐在一起吃早餐的清晨，司念提出了是不是可以出去住的请求，陆凛在市里有几套房子，他们偶尔有事也会就近住在那边。

「我们每个周末回来住，你觉得行不行？」

陆凛不置可否地喝了口咖啡，反问了她一句：「不喜欢住这边？」

「倒也不是.....」司念心里默默补了一句：「猜得可真准。」

「搬出去住就没有人像现在这样照顾我们一日三餐各种琐事了哦，我们会比现在累很多，你要想清楚。」

确实，老宅这边出去有司机，家里有保姆和阿姨，他们没什么事需要自己操心的。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嘛，」司念继续游说：「我是真的觉得有时候太打扰大家了.....」

「我想一下。」

陆凛这一想大半个月都没动静，司念也不好催他。陆夫人却不知道从哪儿得知了她想要搬出去的想法，对此非常生气。两个人本来就「积怨已久」，眼看着婆媳之间就要从冷嘲热讽上升成局部热战，司念想着这下搬出去是无望了，陆凛却想清楚了。

他们搬来了这个带着漂亮阁楼的顶层。

房子是新定的，陆凛那位干练儒雅的助理先生曾经向她询问过对房子的要求，司念本以为陆凛至少会带她去看上几个，却很快就收到个这个房子的房产证，好在助理先生工作能力十分出色，找的房子完完全全戳在司念的审美点上。

司念想着是两个人共同的家，怎么说自己也要出一部分钱，虽然陆凛可能并不在乎她这点，但她自己在乎。最终司念出了大概三成多的房款，煞有介事的当着陆凛的面转到对方的卡里，并隔一分钟问一次收到了没有，直到到账短信终于到来。

全程陆凛都闲闲的靠在沙发上看电脑，任由她在那边摆弄，司念看上去颇为骄傲的将到账短信举到他的眼前来，他也只是轻笑了一声。

似乎充满着不屑一顾。

房子有了，司念开始到处搜罗各种可爱的小玩意儿充实这个看上去风格有些冷硬的屋子，这些事繁琐且复杂，她做的时候却一直斗志昂扬。

她满心想着的都是，这是她的家。

她和陆凛的家。

5

虽然司念有些迟钝，却也有些意识到她和陆凛似乎和一般的夫妻不太一样。

不是说不好，而是……太好了？

都说夫妻间最合适的状态就是相敬如宾，司念觉得，她和陆凛之间，把「宾」字换成「冰」似乎更为合适一些。

司念倒也没觉得这是多大的问题，没有感情基础，仅仅靠彼此的一些好感就走进婚姻，可能确实是要经历这样一个阶段的。

言情小说里还有很受欢迎的一种类型叫先婚后爱呢。

如果，她没有无意间听到那段交谈的话。

陆凛最近犯了胃炎在家休养，司念酒店这边年底活动又多，还要抽时间照顾他，终于陆大少爷看着司念越来越黑的眼圈发了善心，说自己暂时先回老宅那边住。司念长舒一口气，老宅那边不说饮食起居会比她照顾的更妥贴，有陆夫人这个亲妈在，对宝贝儿子的身体只会比她这个媳妇更上心得多。

有个活动比预计的提前结束，司念突然多出了半天的空闲时间，尽管拖着烂泥一般瘫软的身体，她还是决定在晚上的活动开始之前先跑一趟老宅看看陆凛。

这一天似乎没什么人在家，她轻手轻脚地上了她和陆凛房间所在的三楼，刚准备推开虚掩的门，便听到了里面的交谈声。

她下意识顿住了动作。

「你看看你自己的身体弄得，」陆母的口气听上去不太好，「她是一点都不知道心疼你，真不知道你怎么就铁了心要娶她。还有，家里司机、阿姨从小照顾着你长大的，有福你不享，非要搬出去住，赶紧给我搬回来！」

卧室里片刻的沉默后，司念听见陆凛的声音悠悠的响起，带着轻佻与不屑。

「为什么娶她，为什么搬出去。」伴随着一声轻笑，「您不是很清楚吗，您越是不喜欢，我越是喜欢跟您对着干。」

「我倒要看看，您还能怎么控制我。」

「哪怕拿你的婚姻做代价？」陆母似乎被气笑了。

「那又怎样。」

.....

卧室的门被猛地拉开，陆母看到她的时候有一瞬间的愕然：「你怎么在这儿？」

「我，」司念努力地笑笑，「我休息回来看看，呃，我，我酒店还有事儿，时间来不及了，我先走，您好好照顾陆凛，我，我下次再来看他。」

语无伦次，磕磕巴巴，回家说的像是来医院探病，来不及等陆母作出什么回应就跌跌撞撞离开的样子让人想到四个字——落荒而逃。

没有开车，她从老宅出来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才打到了出租车，为了避免司机大叔可能开始的闲聊，一上车就开始闭眼假寐。

她有点怕自己一说话就憋不住的哽咽出来，那样太丢脸了。

陆凛这样的人，什么样的姑娘找不着？怎么就偏偏是她了呢？

似乎找到答案了。

因为她是最不讨陆母喜欢的一个。

司念闭着眼，指甲深深地掐进手心的肉里。

成年人的崩溃注定只能在心里，面上还是要波澜不惊有条不紊地处理工作，晚上的活动是林氏的年会晚宴，林氏也是 L 的大客户，上面早就下达了命令，全员打起一百二十分的精神不可以出任何纰漏。

林氏的少东家有两个，林之航和林之行，林之航按部就班地在林氏做小林总，林之行倒是另辟蹊径进了娱乐圈做演员，也算是有一定人气。

两个人司念都见过几次，林家和陆家算是世交，陆凛跟他们也算是发小一起从大院里长大的。

林之行生性活泼，嘴也甜，比司念小上几岁，每次见她都给她取各种昵称，念念姐姐，小念念，小司司各种，说跟司念很投缘，婚礼上也是和唐雪分任了伴郎伴娘。

「小念念！」林之行果然远远地就看到了她，挥着手跟她打招呼。司念勉强地回应了个礼貌的笑容，招呼他进厅，自认为自然得体，却还是被发现了点端倪。以至于中途林之行溜出宴会厅跑出来找她，询问她是不是不开心。

「没有。」司念垂着眸淡淡的回应，「你快进去吧，我还在工作。」

「马上！」林之行说着朝她伸出了手，方向直直的朝着她的睫毛，她还没来的闪躲睫毛上就感觉到了轻微的触感，林之行已经收回了手。

「假睫毛都要掉了，你哭了啊？」

「大概没贴好，谢谢，你快进去吧。」

「哦。」

临走前林大明星又转了身，冲着她的耳边凑了过来，手上还抓住了司念的小臂防止她避开，叽里咕噜一长串之后，司念无力地点点头。

「知道了知道了，快进去吧。」

一段小插曲而已，却没曾想第二天就上了新闻。司念看着报纸上自己隐隐约约的侧脸和离得极近的林之行，觉得脑壳极痛。

她打了电话过去，林大明星显然没当回事：「哎呀，这都很常见的，谁让我太红了，放心，你拍的并不清楚，没人知道是你的。」停顿了一下又补了一句：「你要是担心凛哥那边，要不我.....」

「算了，没事。」

对于昨天的事，陆凛并没有任何表示，此刻倒是悠悠的传来一条消息——

「这么迫不及待地去物色新的金龟了？林之行年纪还小，心性不定，进娱乐圈也就是玩票性质，不稳定得很。你要是想物色个更稳的靠山，倒不如把方向转向他哥哥。」

司念盯着这条消息看了五分钟，面无表情地回复。

「不用了，我觉得你就不错。」

半晌，手机又进来一条信息。

「你居然没想跟我离婚？唐雪当初说你是把坦诚看得高于一切的人，最不能容忍带有目的性的感情和欺骗，看来她说的也不准。」

.....

「没错。她太不了解我了。我们两个半斤八两，天生一对，我非常乐意跟你玩下去。」

两个人在那之后的生活就是在给对方找不痛快中慢慢度过的。

当初婚礼只邀请了双方亲近的亲人朋友，并没有大肆宣扬，外界除了知道陆凇已婚之外，关于司念的信息都被保护得很好，L酒店里，除了司念几个特别相熟的同事，基本也没人知道她是陆凇的妻子。

陆氏依旧有很多活动在L举办，司念偶尔也需要参与协助，小陆总的女伴一个又一个，每一个都被外界猜想是否是陆太太，但随着下一个新鲜面孔的出现和澄清又一个个不攻自破。

司念对此没有任何感觉，甚至可以有条不紊地处理陆凇女伴的种种突发情况，当着陆凇的面称赞别人与他「很相配」，晚上还能和这个人睡在同一张床上。

直到孟嫣然再次出现，成为了陆凇好几次活动的固定女伴，外界的传言再一次甚嚣尘上。

某天，陆凇告诉她要去欧洲出差一段时间，次日，司念在新闻上看到粉丝拍的孟嫣然的机场图，飞往XXX。

陆凇走后，她被陆母召唤回了一趟老宅，待了整整一下午。

再然后，她找了律师，起草了这份离婚协议书。

她突然就觉得累了。

「妈跟你说什么了？」陆凇点了支烟，半靠在沙发的椅背上淡淡地问。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司念轻轻的笑了笑，「妈说，不，陆夫人说她已经接受我了，希望我跟你既然结婚了，就好好

过，等过两年再要个孩子，一切矛盾都会慢慢淡化的。」

「我也知道了你为什么会对母亲产生这种逆反甚至是报复心理。的确，被逼着不能和所谓『不适合』自己的朋友玩，不能报喜欢的大学，不能报喜欢的专业，不能从事喜欢的领域，甚至连感情，也要遵循一个『合适』，这的确挺让人窒息的，换做是我，也会想要反抗，想要对着干。」

「所以你知道现在最好的选择是什么嘛？」司念露出一个可以说人畜无害的单纯笑脸，「和我离婚，让你母亲的期待成为泡影，再一次精准打击到她。」

陆凛沉默地看着她，眸色深沉得望不到头。半晌，他突然站起身，绕过身前的茶几，朝着司念的方向一步步逼近过来。

「我真的开始欣赏你了司念，」男人的语气里充斥着嘲讽：「这种时候还不忘为我考虑。」

司念在他的逼近里一步步后退，直到靠到了墙面。

「既然如此，我也得为你好好打算，你想要多少钱？嗯？多少钱才能让你继续衣食无忧地过下半辈子？还是比起钱，你更需要的是——一张长期饭票？一个比我更合适的金龟？」

「离婚协议书是我找朋友起草的，你仔细看看。」司念稳住心神，尽量用公事公办的语气处理眼前这件事，「你不用担心我会狮子大开口，也不要觉得我会什么都不要。」

司念顿了顿，「但我要的这样东西你必须给我，我不会让步。」

在她眼神里，陆凛伸手抄起了茶几上的离婚协议书，第一页就明明白白表明了财产分割意向。

司念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我只要一样东西，就是这套房子。」

「请你从这里，滚出去。」

6

狠话放得的很爽，但实际上那天晚上先从灿景的那间公寓出来的是司念。

明明几个小时前从家出来的时候妈妈还好好的，司念离开之后没到一会儿，哼着小曲儿在厨房洗碗的陈女士就猝不及防地昏倒了。

司念爸赶紧叫了救护车，陈女士送进医院后不久就进了手术室，司念爸一个人在手术室外着实不安，左思右想还是在深夜把电话打给了女儿。

陆凛看到对面的女人接完电话瞬间就变了脸色，几乎是有些颤抖地抓起身边的手提包，脚上的拖鞋都没换就冲去开门，随着防盗门被大力甩上的巨大碰撞声，陆凛才回过神来，抓起车钥匙跟了上去。

到达车库，司念的车已经出了地下室。

两辆车一前一后到达医院的时候，司念妈的手术已经结束送进了ICU，司念跌跌撞撞地冲过去，和司念爸交流了没两句就开始哭，嘴里还念叨着：「怎么办，陈女士最怕疼了，这得多疼啊呜呜呜.....」

司念爸一边拍着女儿的背，一边向几步外的陆凇招手：「小陆也来了。」

「爸。」陆凇走过去，「来的路上我已经联系孟主任了，您不要担心。」

陆凇心里其实有些说不上来的滋味，司念依旧在哭，努力压制的哭声却好像砸在他心里。

说来神奇，结婚这么久，他好像从来没见过司念的眼泪。

工作的时候她礼貌得体，脸上永远是让人如沐春风的笑容，偶尔被他捕捉到的不满甚至嫌弃的小表情也让她无比鲜活。

后来结了婚，她因为一点小事开心的样子，和陆夫人斗智斗勇的样子，在家族的一些大场合勉强扮演乖媳妇的样子，甚至到最后知道一切，与自己针锋相对，露出爪牙的样子，总之.....

不该是现在这种脆弱得如同一张纸的样子。

陆凇很少会有这样无措的时候，司念爸一边继续轻拍女儿的后背，一边示意陆凇靠近点，「小陆啊，去给念念买一袋XX糖。」

「XX糖？」

陆凛有些疑惑为什么现在要去买糖，却还是顺从地去了，走进电梯前他回头看了一眼，司念的肩膀依然在微微抖动。

他很快买回了那款糖，糖很便宜，一颗颗甚至没有独立的包装，五颜六色的在包装袋里，陆凛不知为什么总觉得有些眼熟。司念爸接了过去，撕开了一个小口子递给坐在椅子上低着头的司念，转身拍了拍他的肩膀：「走，陪爸爸去外面抽支烟。」

临走的时候他看到，司念从里面掏出一粒紫色的小圆球，塞进了嘴里。

「念念从小就很乖，很少哭，但哭起来就止不住。」医院花园的长椅上，司念爸点了烟却没有抽，「有一次给她买了这个糖，吃了之后居然立刻就不哭了，从此以后啊，只要觉得念念难过了，我都给她买这个糖，希望她吃完了，就能忘了所有不开心的事儿，不要再哭了。」

「我们念念，很好哄的。」

陆凛深深吸了一口烟，觉得心里有点堵。

他终于想起来为什么会觉得这糖眼熟，灿景花园的家里，他无意间打开的食品柜，茶几上偶尔散落的包装袋，床边的床头柜里，好像都见过。

「原本我不想念念嫁给你，她虽然是我们小门小户家的女儿，也是我们从小宝贝到大的，总担心会融入不了你们陆家，受欺负。」司念爸长叹了一口气，「但念念很喜欢你，你们结婚之

后她常常说你对她很好，很照顾她，在你妈妈对她挑剔的时候帮她说话，还愿意为了让她过得自在搬出来住。」

陆凛手里的烟静静地燃烧，他甚至有些无法消化这话里的内容。

「有什么事好好说。」司念爸站起身来，拍了拍他的肩膀：「真心诚意地待她就好，她能感受到的。」

真心诚意，感觉像一记耳光抽在脸上。

司念爸先上了楼，陆凛坐在那个长椅上，手上的烟渐渐燃到了末端，一点点地熄灭。

陆凛啊陆凛，你这干的叫什么事。

他无力地闭上了眼睛。

陈女士康复之后不久，陆凛和司念办理了离婚手续。

那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久违的阳光重新注入了这个阴雨连绵很久的城市。

「我说过了，我只想要那套房子而已，」两个人站在民政局的门口，司念理了理被风吹乱的头发：「你给的太多了，我承受不起。」

「是你应得的。」陆凛垂眸看着她，微微的笑了笑：「我可不想让别人说我陆凛如此小气。」

唉.....司念摇摇头，「没有。」

「对不起。」

司念有些惊诧的抬起头，「什么？」

「对不起，」陆凛顿了顿，「很多事都，对不起。」

「现在说这些.....」司念笑笑，低下了头：「算了。」

似乎是掏口袋窸窣窣的声音，然后司念的眼前出现了一个透明的长方形包装袋，里面各种颜色沾着白色砂糖的小圆球滚来滚去。

「重新认识吧。」陆凛将糖递给她，「答应的话就接受。」

虽然司念一直觉得分手后还能做朋友的话很扯，但抛去这段重新认识也未尝不可，毕竟以后的工作上还是避免不了要经常遇到，她可不想因为这个被穿小鞋。

人间清醒的打工人司念小姐。

「好。」

7

一年后。

陆凛搭乘的航班遭遇强风暴并失去联络的消息，是唐雪大半夜一通电话告诉司念的，唐雪是空姐，告诉她这个消息的时候新

闻都还没报道，司念挂了电话，感觉自己的手轻微地发抖。

这一年其实发生了很多事。

她见到陆凛的次数似乎比以前还多。

明明有常住的老宅，市里又有几套房子，偏偏搞得像个无家可归的人，动不动就订房间，除了飞来飞去出差，基本上就承包了 28 层的那间 VIP 套房。

两个人的关系似乎按照说好的，重新认识且心照不宣地回到了在一起之前那段正儿八经的只是工作伙伴的时光，毕竟陆氏是 L 的大客户，是得罪不起的甲方，司念也并不想闹得连工作都老死不相往来。

毕竟对于成年人来说，那样太幼稚了。

也是因为这样，她得出了个结论，陆凛的胃炎常常发作且久病不愈的根源完全是他自己作的。

仅仅是司念撞见过的醉酒现场一个星期就不下三回。

陆凛的酒量和酒品都还不错，喝多了顶多是脸颊泛红脚步虚浮，偶尔会吐，司念每次看到他这样走进酒店，确认他回到 VIP 房间后，都会打电话给餐厅要一份醒酒汤，再托服务生送进去。

仅仅是出于对甲方领导的尊敬及酒店从业人员的人文关怀。

于是，出于「投桃报李」，陆凛也向她表达了同等的特殊关怀，在自己无暇准备的时候，就会安排助理先生。

常常是她前一天发朋友圈或者微博想念什么食物，第二天苏特助就会以各种各样的借口送过来。

就好像那天，她刚开完冗长的会议出来，按了电梯去咖啡厅买黑咖清醒头脑以应对四十分钟后的另一场，赶不及吃午餐就准备随便配个三明治，然后一走进咖啡厅就看到了坐在正对着门口位置的人。

哦，干练儒雅的助理先生。

「你好苏特助。」司念礼貌地微笑，「来这边有事？」

「近期有个发布会的筹备。」男人伸手拉过来桌上一个不小的袋子，大大的「G」字十分显眼，「正好从 G 家那边路过，顺手。」

是她昨天才发在朋友圈想念的。

「陆先生让你买的吗？」司念将袋子推了回去，「心领了，但不需要，谢谢。」

「司小姐，一份吃的东西而已。」

「上次你也是这么说，还有上上次，上上上次，我说了，不用。」

对面的男人没有说话。

司念有些头疼。

司念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语气似乎有些不好，对面的人是陆凇的助理，她即便对陆凇再多意见也不应该朝无辜的人发泄。她放缓了语气：「请转告他，作为朋友，真的不必如此。」

不知道助理先生有没有好好地转告，晚上 L 正好和陆氏有饭局，美其名曰双方升华感情，其实就是期待下一年陆氏可以更多地往 L 砸钱。司念也被安排出席了。

陆凇看起来脸色不太好，但席间还是被灌了很多杯，司念的领导刚敬完一杯回来立刻推司念上前：「来来来，司念，敬陆总一杯。」

司念叹了口气，端了两杯酒，一红一白，将那杯白的递了过去，面上笑容灿烂：「陆总的杯子里酒不多了，不如喝我倒好的这杯吧。」

陆凇垂眸看了眼她手上满的要溢出来的杯子，眼神里带了些无奈：「司经理这是不打算放过我了。」

司念耸了耸肩。

双方干了杯，面前的男人将杯子里的液体一饮而尽，再看向她的眼神里闪过了一丝错愕。

司念自然地接过了杯子，附和了句陆总好酒量就闪回了座位。

这么一大杯凉白开，待会就好好去厕所放放水吧。

晚餐结束时间已经很晚，陆凛回了房间，司念也在更衣室换好了常服准备回家。临走前脑海里突然就浮现出了餐桌上陆凛那略显苍白的脸，她思索了一会儿，还是给餐厅打了电话。

端着餐盘站在 VIP 套房门口时，司念又没由来地开始后悔。

不该这样的。起码，不该是她送过来。

门开了，陆凛穿着浴袍，头发湿漉漉的。看到她的一瞬间有些错愕，司念示意了一下手上的餐盘，陆凛向侧面退开了点，给她让出了一条路。

司念的动作有些许的凝滞，她本来的意思是，请您接下我手上的东西，然后我们互道晚安，接着再见。

算了，不和病人计较。

「我明天要去一趟国外，20 号回。」陆凛从沙发上拿起另一块白色的毛巾擦拭起头发，「另外，21 号的发布会需要加强安保。」

司念没料到他这个时候突然谈起公事，口中原本试图询问他身体如何的话立刻吞了下去，换上汇报：「都已经收到通知了，会安排妥当。」她顿了顿还是没忍住问了一嘴：「是出了什么事吗？」

陆凛擦头发的动作微微停住，看向她。

「对不起，我只是好奇多嘴问了一句，您不用回答我，您喝了汤之后早些休息，我不打扰您了。」

陆凛没回答她，伸手抚住了额角，身体似乎也微微颤了一下。

「你没事吗？」司念下意识地上前两步，试图扶住他的手停在半空没再上前，「怎么了？」

司念做好准备听到的回答是——没什么。毕竟之前他都是这样的。

「我头痛，胃也不舒服。」陆凛往她的方向走了两步，将他的胳膊放到了司念顿住动作的手上，「强行」让她扶住了自己。

「你陪我待一会好吗，就一会儿。」

.....

司念有些无语：「你是在跟我示弱吗？」

「是。」

「你这样.....」司念有些颓然，顺着他的动作扶他在沙发上坐下，「算了，不跟你计较。」

汤还放在窗边的茶几上，司念有些担心会凉了，转身就往那边走。

陆凛抚着额角的手突然落下来，而后抓住了司念的手。

司念愣了一下。

「就一会儿。」

「我去给你把汤端过来，要冷了。」

「哦。」

答应是答应了，手却没有及时放开。

司念并不是挣不脱，却还是由他握了几秒，闭了闭眼睛，说了一句；「放开。」

「司念，等我回来，我有话想说。」

回去之后司念一晚上没睡好，躺在她和陆凛曾经一起待过的房间里，翻来覆去。

怎么感觉走向越来越不对了。

一连很多天都没有见到陆凛，也没得到关于他的任何消息。

直到接到唐雪电话的此刻。

唐雪让她在家等消息，思索再三，司念还是套上外套出了门。

刚迈进机场大厅，唐雪一眼就看到了她。

「怎么样了？」

「还没消息，不过你别担心，风暴已经渐渐减弱了，不会有事的。」

司念在机场大厅的座位上坐下来，刚才一路过来没觉得，此刻感觉自己的脚磨得生疼，低头一看，脚后跟那儿早就鲜血淋漓。

.....造孽。

等了不知道多久，机场的广播终于响了起来。

「XX 号机组人员请注意，从 XX 到 XX 的航班已经成功降落，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均有受伤，请带领救护人员即刻赶往停机坪。」

没事了。

出口的地方，熟悉的身影渐渐出现，额头和下巴上有明显的外伤，左手好像也有些伤，捂着一块白色的纱布，隐隐透出红色。

他慢慢走近，看到司念的那一瞬间他明显愣了一下。

下一秒，巨大的冲力让司念差点没有站稳。

司念缓缓伸出手，环绕住面前男人的脊背，感觉他细微的颤抖，轻拍着：「没事了，没事了」

却似乎感觉到了微不可闻的呜咽。

奔波了一整夜，第二天的工作还是得照常。

发布会是下午，司念得以睡了个懒觉，等她到厅里协助准备的时候，距离开始前十五分钟，陆氏的人员入场，陆凛的脸上虽然还带着伤，但精神上已经恢复了元气，一身剪裁利落的黑色西装衬得身形高大挺拔。

「小陆总真帅啊.....」

——来自同事例行的彩虹屁时间。

虽然一切都进行地有条不紊，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昨晚的惊吓，司念总觉得有些隐隐的不安，眼见会议快要结束准备退场，她的心才一点点即将回归原位。

意外就在此刻。

司念发誓自己真的什么都来不及想，看到那人动作的瞬间她已经冲了上去挡在了陆凛的前面。

洗手间里的司念一边揪着头发上黏糊糊的东西，愤愤不平：

「你要是想丢东西，西红柿、烂菜叶它不香吗，丢什么臭鸡蛋啊.....」凑近闻了闻手上沾着的的东西，依旧是强烈的反胃感。

意图行凶的人已经被抓住，现场也都恢复了秩序，无非又是与陆氏生意上的纠纠缠结，司念也懒得深究什么，眼下对她来说，什么都比不上赶紧洗个澡再把身上这身衣服丢的越远越好。

领导已经准了假，但她实在没勇气就这样出去，在厕所磨磨蹭蹭到现在。

刚走出洗手间的门，手腕就直接被擒住并迅速拖拽着她往电梯的方向去，司念本想挣脱，却硬是被前面那个男人说不清哪里来的怒气压制地愣是加快了脚步。

刷卡，开门。

陆凛一手将她丢进去，推开浴室的门：「进去，洗澡，换衣服。」

「不用了，我回家……」

「进，去。」

「我没有换洗衣服在这，我……」

陆凛紧蹙着眉头，从旁边的沙发上拿出一个纸袋，塞进她怀里，将她转了个身，推了进去。

司念在浴室里待了很久，久到陆凛终于忍不住来敲了门。

「出来。」

司念看着镜子前的自己，对着门外完全没了好语气：「你故意的？让我穿这个出去？是你有病还是我有病？」

「出来。」

……

「不出来我进去了。」

「喊，」司念心里十分不屑：「有本事就进来呗。」

她好像忘了，这是别人的房间。

下一秒，浴室的门就被打开。

衣服倒也不是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很漂亮，很华贵，很精致。但它错就错在是一条晚礼服，难道要她穿着晚礼服当着酒店来来往往这么多人的面走到酒店门口叫出租车回家吗，恐怕会被当成神经病抓走。

「很适合。」陆凛看着他，一步步走过来，「晚上陪我出席陆氏的晚宴。」

「为什么？」

从说好重新认识开始，这越来越不对的走向，以及昨晚开始，到刚才，两个人似乎都憋着一股情绪，在此刻都迫不及待需要一个发泄的出口。

「司念，回来我身边。」

「陆凛，这不好玩。」司念的声音冷了下来，「我要走了。」

走到门口，身后有脚步声袭来，温热的身体覆盖在了她的背后，腰间一双手臂紧紧环绕住了她。

司念没有动，陆凛也没有。

半晌，司念感觉到了肩膀上温热的气息，陆凛低沉的声音几乎是贴着她的耳朵。

「你爸说，你特别好哄，一包糖就能让你不再难过，只要真心诚意。」陆凛的声音顿了顿，「离婚那天，我给你的那包糖，也是希望你能忘掉之前所有的不开心，我们以陌生人的身份从认识开始，重头来过。」

「但我也知道，我犯的错，不是一包糖可以抹掉的，所以，我这一年不停地出现在你周围，让你看到，让你关注。」

「我告诉自己不要着急，要慢慢地，重新走近你，让你看到我的诚意，愿意重新接受我的一天。」

「那你现在还……」司念小小的叹了口气。

「但我没想到，居然会差点再也看不到你。」陆凛的手臂紧了紧，「你不知道，当我从机场的出口走出来，第一个看到的人是你，我心里才真正的觉得，劫后余生。」

「我知道你不信我。」陆凛的声音顿了顿，「给我时间，我会让你看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从昨晚到今天，两场惊心动魄仿佛历劫，也在司念的心里掀起了惊涛骇浪。

如果，这个人再也不会出现。

司念闭上了眼睛，漫长的沉默之后，她说了第一句话。

「先准备晚宴吧，时间要晚了。」

或许，爱就是，你总会对一个人心软。

小番外：

关于「思念」

陆凛第一次对司念这个名字有印象是通过苏哲，也就是司念口中干练儒雅的助理先生。

起因是因为他无意中听到了苏哲的一通电话，这通电话里，他说了 17 次「思念」，但内容又像是在谈公事。

陆凛有些疑惑，午餐的时候状似无意的提了一嘴：「刚才女朋友查岗呢？」

苏特助脸上出现了少见的茫然，吞下口中的饭才缓缓的开口：「陆总怎么会这么问？」

「一通电话说了十几次思念思念的，」陆凛有点想笑，「没看出来啊苏哲，这么黏糊？」

苏特助的脑子短暂地卡了一下，礼貌地微笑：「不是的陆总，刚才是在跟 L 酒店那边确认接下来几个宴会的筹备，对接人是 L 酒店的部门经理司念。」

停了一下又继续补充道：「司机的司，念经的念。」

酒店的司念突然就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

很快，黏糊的「思念」小姐就上门来向他汇报工作，全程毕恭毕敬礼貌假笑，出门的瞬间被他捕捉到了大大翻起的白眼。

——原来是这货。

「思念」小姐似乎与他之前接触过的女孩子们都不大一样，尤其表现在爱吃。他的女伴个个都是小鸟胃，食物端上来叉子顶端叉上那么一口就说饱了，他有时候有些意兴阑珊，无意地环顾周围，就会看到「思念」小姐又来餐厅补充能量。

腮帮子塞得非常满，可以用很快的速度解决掉厨师递给她的堆得很高的餐盘，那次他正好从她身后经过，听到吧台里的厨师颇为无奈地提醒她：「少吃点吧，你知道这盘下肚有多少热量吗？」

「思念」小姐努力咽下最后一口食物，优雅地擦着嘴回应：「孤陋寡闻了吧，带着开心吃下去的东西都是没有热量的。」

陆凛仿佛能看到厨师心里翻起的白眼。

陆凛没意识到自己回到位置上落座之后嘴角还带着没落下的一丝笑意，直到对面的女伴颇为感兴趣地询问他是否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事。

「没有，」陆凛笑了笑，「吃饭吧。」

——

关于照片

司念躺在陆凇腿上刷朋友圈，看到其中某一条的时候突然惊呼着坐了起来，力度之大速度之快猛烈地撞击到了正准备伸手去够遥控器的陆先生下巴。

「干什么?！」

「对不起对不起，」司念谄媚着伸手帮他揉，另一只手迅速划到朋友圈刚才的位置，「你看你看，这是唐雪的背影对吧！」

「有点像，」陆凇眯着眼，「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等等，这是谁的朋友圈？」

「林之行啊！」司念颇有些咬牙切齿：「好啊，搞到一起了也不告诉我。」

陆凇挑了挑眉，对于她这种对别人感情生活过于关注的态度不置可否，脑中却突然浮现出当年杂志上她隐约的侧脸和清清楚楚的林之行。

但鉴于那件事的后续杀伤力太大，他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却有些不敢提。

「你知道吗，林之行这家伙忒不是东西了，那年缠着我要唐雪的联系方式的时候姐姐长姐姐短地叫，我心软就给他了，结果那样子被拍上杂志了我去找他他超级不当回事完全不管我死活，当真过河拆桥卸磨杀驴。」

「这样哦。」陆先生颇为赞同的点点头：「对，忒不是东西。」

关于心心念念

「如果我们有了孩子，小名叫心心吧。」

「为什么啊？有什么寓意么？」

「这样你们加在一起，就是我的心心念念。」

.....

司念无语地转过身；「我拜托你少看点乱七八糟的东西吧。」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